

三遂平妖传

(明) 罗冠中著

第一回

胡员外典当得仙画

张院君焚画产永儿

词曰：

君起早时臣起早，来到朝门天未晓；

东京多少富豪家，不识晓星宜到老。

话说大宋仁宗皇帝朝间，东京开封府汴州花锦也似城池，城中有三十六里御街，二十八座城门；有三十六条花柳巷，七十二座管弦楼，若还有答闲田地，不足栽花蹴气球。那东京城内势要官宦且不说起，上下有许多员外：有染坊王员外，珠子李员外，泛海张员外，彩帛焦员外，说不尽许多员外。其中个一员外，家中巨富，真个是钱过壁斗，米烂陈仓。家中开三个解库：左边这个解库专当绫罗段匹；右边这个解库专当金银珠翠；中间这个解库专当琴棋书画，古玩之物。每个解库内用一个掌事，三个主管。这个员外姓胡名浩，字大洪，止有院君妈妈张氏，嫡亲两口儿，别无儿女。正是眼睛有一对，儿女无一人。一日，员外与妈妈用坐在堂上，员外蓦然思想起来，两眼托地泪下。妈妈见了，起身向员外道：“员外！你家中吃的有，着的有，又不少什么，家里许多受用；将上不足，比下有余。缘何恁般烦恼？”胡员外道：“我不为吃着受用，家私虽是有些，奈我和你无男无女，日后靠谁结果？以此思想不乐。”妈妈说道：“我与你年纪未老，终不然就养不出了？或是命里招得迟也未见得。闻得如今城中宝篆宫里，北极佑圣真君甚是灵感。不若我与你拣个吉日良时，多将香烛纸马拜告真君，求祈子嗣。不问是男是女，也作坟前拜扫之人。”便叫养娘侍妾：“且去安排酒来，我与员外解闷则个。”夫妻二人吃了数杯，收拾了家火歇息了。又过数日，恰遇吉日良时，叫当直的买办香纸，安排轿马，伴当丫鬟跟随了，径到上篆宫门首，歇下轿马，走入宫里来，到正殿上烧香，少不得各殿两廊都烧遍了。来到真武殿上，胡员外虔诚祷祝：生年月日，拜求一男半女，也作胡氏门中后代。员外推金山，倒玉柱，叩齿磕头，妈妈亦然，插烛也拜拜了。又况告化纸，出宫问家，小在话下。自此之后，每月逢初一、十五日便去烧香求子，已得一年光景。忽一日，时值五月间天气，天道却有些热。只见中间这个解库托地布帘起处，走将一个先生入来。怎生打扮：

头戴铁道冠，鱼尾模样；身穿皂沿边烈火绯袍。左手提着荆筐篮，右手拿着鳖壳扇。行缠绞脚，多耳麻鞋。元来神仙有四等：

走如风，立似松，卧如弓，声似仲。

只见那先生揭起布帘入来，看着主管。主管见他道貌非俗，急起身迎入解库，与先生施礼毕，樊上分宾主坐了，忙唤茶来。茶毕，主管道：“我师有何见谕？”那先生道：“告主管，此间这个典库，足专当琴棋书画的么？”主管道：“然也！”先生道：“贫道有一幅小画，要当些银两，日后便来取赎。”主管道：“我师可借来观一观，看值多少。”主管只道有人跟随

他来拿着画，只见那先生去荆筐篮内，探手取出一幅画来，没一尺阔，递与主管。主管接在手里，口中不说，心下思量：“莫不这先生作耍笑？跳起来这画儿值得多少？”不免将画儿叉将起来看时，长不长五尺；把眼一观，用目一望，元来是一幅美女图。画倒也画得好，只是小了些，不值什么钱。主管回身问道：“我师要解多少？”只见这先生道：“这画非同小可，要解伍拾两银子。”主管道：“告我师！只怕当不得这许多。若论这一幅小画儿，值也不过值三五十贯钱，要当伍拾两银子，如何解得？”这先生定要当，主管再三不肯。两个正较论之间，只听得鞋履响，脚步鸣，中间布幕起处，员外走将出来，道：“主管，烧午香也未？”主管道：“告员外，烧午香了！”那先生看着员外道：“员外，稽首！”员外答礼道：“我师，请坐拜茶！”员外只道他是抄化的。主管道：“此位师父有这幅小画，要与伍拾两银子，小人不肯当，今我师定要当。”员外把眼一觑，道：“我师这画虽好，小值许多，如何当得伍拾两？”那先生道：“员外！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这幅画儿虽小，却有一件奇妙处。”员外道：“有甚奇妙处？”先生道：“此非说话处，请借一步方好细言。”员外与先生将着手径进书院内，四顾无人，员外道：“这画果有何奇妙？”先生道：“这画于夜静更深之时，不可教一人看见，将画在密室挂起，烧一炉好香，点两枝烛，咳嗽一声，去掉子上弹三弹，礼请仙女下来吃茶。一阵风过处，这画上仙女便下来。”那员外听得，恩忖道：“恁地是仙画了！”即同先生出来，交主管：“当与师父去罢。”主管道：“日后不来赎时，却不干小人事。”员外道：“不要你管，只去簿子上注了一笔便了。”员外一面请先生吃斋，就将画收在袖子里，却与先生同入后堂里面坐定吃斋罢，员外送先生出来，主管付伍拾两银子与他，先生辞别自去。不在话下。

员外在家巴不得到晚，交当直的打扫书院，安排香炉、烛台、茶架、汤罐之类，觉到晚也，与妈妈吃罢晚饭，只见员外思量个计策，道：“妈妈，你先去歇息，我有些帐目不曾算清，片时算了便来。”不觉楼头鼓响，寺内钟鸣，看看天色晚了。但见：

十分俄然黑雾，九霄云里星移。八方商旅，回店解卸行装；七星北干，现天关高垂半侧。绿杨荫里，缆扁舟在红蓼滩头；五运光中，竟赶牛羊入圈。四方明亮，耀千里乾坤；三市夜横凉气。两两夫妻归宝帐，一轮皎洁照军州。

胡员外径到书院，推开风窗，走进书院里面，分付当直的：“你们出去外面伺候。”间身把风窗门关上，点得灯明了，壁炉上场罐内汤沸沸地滚了。员外烧一炉香，点起两枝烛来，取过画叉，把画挂起，真个是摘得落的娇娆美人，员外咳嗽一声，就棹子上弹三弹，只见就桌子边微微地起一阵风。怎见得这风？善聚庭前草，能开水上萍；动帘深有意，灭烛太无情。入寺传钟响，高楼运鼓声；惟闻千树吼，不见半分形。

风过处，见那画上美人历所地一跳，跳在棹子上；棹子上一跳，跳在地上。这女子脚到丈五尺三寸身材，生得如花似玉，白的是皮肉，黑的是头发。怎见得有许多好处？

添一指太长，减一指太短，施朱太赤，付粉太白。不施脂粉天然态，纵有丹青画不成，有沉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。只见那女子觑着员外，深深地道个万福。那员外急忙还礼，去壁炉上汤罐内倾一盏茶递与那女子，自又倾一盏茶陪奉着。吃茶罢，盏托归台，不曾道个什么，那女子一阵风过处，依然又上画上去了，员外不胜之喜，即时自收了画，叫当直的来收拾了，员外自回寝室歇息。不在话下。自此夜为始，每日至晚便去算帐。却说张院君思付道：“员外自前到今，约有半月光景，每夜只说算帐，我不信有许多得算。”不免叫丫鬟将灯在前，妈妈在后，径到书院边，近风窗听时，一似有妇人女子声音在内。妈妈轻轻地走到风窗边，将小姆指头蘸些口唾，去纸窗上轻轻地印一个眼儿，偷眼一张，见一个女子与员外对坐了说话。这妈妈两条忿气从脚板底直灌到顶门上，心中一把无明火高了三千丈，按纳不下，舒着手，推开风窗门，打入书院里来。员外吃了一惊，起身道：“妈妈做甚么？”那妈妈气做一团，道：“做甚么？老乞丐！老无知！做得好事！你这老没廉耻，每夜只推算帐，到今半月有余，却在这里为这等不仁不义的勾当！”正闹里，只见那女子一阵风过处，已自上画去了。

那妈妈气喷喷的唤：“梅香！来与我寻将出来！交你不要慌！”员外口中不道，心下思量，自道：“你便把这书院颠倒翻将转来，也没寻处。”那妈妈寻不见这个女子，气做一堆，猛抬头起来，周围一看，看见壁上挂着这幅美女，妈妈用手一扯，扯将下来，便去灯上一烧，烧着，放在地上。员外见妈妈气，又不敢来夺。那画烘烘地烧着，纸灰在地上团团地转，看看旋来妈妈脚边来，妈妈怕烧了衣服，退后两步，只见那纸灰看着妈妈口里只一涌，那妈妈大叫一声，匹然倒地。胡员外慌了手脚，交迎儿、梅香相帮扶起来，坐在地上。去汤罐内倾些汤，将妈妈灌醒，扶将起来，交椅上坐地，妈妈道：“老无知做得好事！”唤养娘：“且扶我去卧房中将息。”妈妈睡到半夜光景，自觉身上有些不快。自此之后，只见妈妈眉低眼慢，乳胀腹高，身中有孕。胡讨外甚是欢喜，却有一件心中不乐：被妈妈烧了这画，恐后那先生来取，怎得这画还他？不在话下。

时光似箭，日月如梭。经一年光景，妈妈将及分娩，员外去家堂面前烧香许愿，只听得门首有人热闹，当直的来报员外道：“前番当画的先生在门前。”胡员外听得说，吃了一个蹬心拳，只得出来迎接道：“我师，又得一年光景不会。不敢告诉，今日我房下正在坐草之际，有缘得我师到来。”只见那先生呵呵大笑道：“妈妈今日有难，贫道有些药在此。”就于荆筐篮内取出寸葫芦儿来，倾出一丸红药，递与员外，交将去用净水吞下，即时便分娩。员外收了药，留先生斋了，先生自去，亦不提赎回画之事。且不说先生，却说员外将药与妈妈吃了，无移时生下一个女儿来，员外甚是欢喜。老娘婆收了，不免做三朝、满月、百岁、一周，取个小名：因是纸灰涌起腹怀有孕，因此取名叫做永儿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不觉永儿长成七岁。员外请一个先生在家教永儿读书，这永儿聪明智慧，教过的便会。易长易大，看看十岁。时遇八月十五日中秋夜，至晚来，胡员外打发各解库掌事及主管回家赏中秋，分付院子俱备牢拴门户，仔细火烛。至晚好轮明月。但见：

桂华离海峤，云叶散天街。彩霞照万里如银，玉兔映千山似水。一轮皎洁，能分宇宙澄清；四海团圆，解使乾坤明白。影摇旷野，惊独宿之栖鸦；光射幽窗，照孤眠之怨女。冰轮碾破三千界，玉魄树吞万里秋。此夜一轮满，清光何处无。

却说胡员外、妈妈、永儿三口儿，其余 尔子侍婢伏事着，自在后花园中八角亭子上赏中秋，饮酒赏月。只因这日起，有分交：胡员外弄做子衣不充身，食不充口；争些个几乎儿三中儿饿死。正是：

福元双至从来有，祸不单行自古闻。

毕竟变出甚祸事来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

胡永儿大雪买炊饼

圣姑姑传授玄女法

诗曰：

近日厨中乏短供，婴儿啼哭饭箩空；

母因低说向儿道，爹有新诗谒相公。

当夜胡员外与张院君、永儿三口儿，正在后花园中八角亭子上赏中秋饮酒，只见门公慌慌忙忙来报道：“员外，祸事！”员外道：“祸从何来？事在那里？”门公道：“外面中间这个解库里火起！”员外和妈妈、永儿吃那一惊不小，都立下亭子来看时，果然是好大火。怎见得这火大？

诗曰：

近日厨中乏短供，婴儿啼哭饭箩空；

母因低说向儿道，爹有新诗谒相公。

当夜胡员外与张院君、永儿三口儿，正在后花园中八角亭子上赏中秋饮酒，只见门公慌慌忙忙来报道：“员外，祸事！”员外道：“气祸从何来了事在那里？”门公道：“外面中间这个解库里火起！”员外和妈妈、永儿吃那一惊不小，都立下亭子来看时，果然是好大火。怎见得这火大？

初如萤火，次若灯光。然后似千条腊烛焰难当，万个生盆敌不住。骊山顶上，料应褒姒逞英雄；夏口三江，不弱周郎施妙计。烟焰焰卷昏天地，闪烁红霞接火云。一似丙丁扫尽千千里，烈火能烧万万家。

这火正把房屋烧着，员外交妈妈与永儿：“且不要慌！便烧尽了，也穷我们下半世不得！”只见那火焰腾腾，刮刮匝匝只顾烧着，风又大得紧，地方许多人都救不灭，直烧了一夜。三口儿只得在八角亭子上权歇。等天晓起来，叫人去扒火地盘，众人去扒看，开了口合不得，睁了眼闭不得。胡员外不想被这场天火烧得寸草皆无，前厅、后楼、过路、当房、侧屋都烧净了。只指望金银器皿、铜锡动用什物，虽然烧坏了也还在地下，交人扒看时，不料都被天收了去。上半世有福受用，如今福退了，满火地盘扒看，并没寻处。就在亭子上住下，早晚饭食皆无，亲邻朋友姓送了几食，又不免去借些柴米，只好一遭两次。一口三，三日九，半年周岁，口内吃的，身上穿的，件件皆无。将空地央人卖，又无人要。看看穷得篮缕，去求相识，在家里只说不在；日常里认得的，只做看不见。自古道：贫居闹市无人问，富在深山有远亲。又道：百万豪家一焰穷。那胡员外在亭子上住，四下又无壁落，风雨雪下，怎地安身？不免搬去不厮求院子里住；就似于今孤老院一般。时逢仲冬，彤云密布，朔风凛冽，纷纷洋洋下一天好大雪。怎见得这雪大？

严冬天道，瑞云交飞，江山万岭尽昏迷。桃梅斗艳，琼玉争辉。江上群鸳翻覆，空中鸥鹭纷飞，长空六出满天垂。野外鹅毛乱舞，檐前铅粉齐堆；不是贫穷之辈，怎知寒冷之时，正是：尽道丰年瑞，丰年瑞若何？长安有贫者，宜瑞不宜多！

爱雪的是高楼公子，嫌雪的是陋巷贫民。在东京城里这个才落薄的胡员外，夫妻二人并女儿叫做永儿，原是大财主，只因天火烧得落难，荡尽了家私，搬在不厮求院子里住。正逢

冬天雪下，三口儿厮守着地炉子坐地，日中兀自没早饭得吃。妈妈将指头向员外头上指一指，胡员外抬起头来看见，道：“妈妈没总事？”妈妈道：“怎的没甚事！大雪下，屋里没饭米；我共尔忍饥受饿便合当，也曾吃过来。”指着永儿道：“他今年只得十五岁，曾见甚么风光来？交我儿忍饥受饿！”胡员外道：“没计奈何，交我怎生是好？”妈妈道：“你是养家的人，外面却才雪下，若一朝半日冻住了，急切出去不得，终不成我三口儿直等饿死？你趁如今出去，见一两个相识，怕赚得三四伯文钱归来，也过得几日。”员外道：“我出玄兀谁是得？”妈妈道：“你不出去，终不成找出去？”胡员外吃妈妈逼不过，起身道：“且把腰系紧些个。”开了门出去，走得两步，倒退了三步，口里道：“好冷！”劈面冷风似箭，侵入冷气如刀，被西北风吹得倒退几步，欲复回来，妈妈又把门来关上了。没计奈何，只得冒着风雪走了。走出不厮求院子来告人，不在话下。且说妈妈共女儿冷冷清清坐着，永儿道：“爹爹出去告人，未知如何？”永儿又道：“妈妈！雪又下得大，风又冷，爹爹去告谁的是？”妈妈道：“我儿！家中又没钱，不交爹爹出去，终不成我出去？我儿！你且去床头边寻几文铜钱，将去买几个炊饼来做点心，待你的爹爹回来，却又作道理。”与时永儿去床头寻得八文铜钱，娘道：“我儿出巷去买几个炊饼来，你且胡乱吃几个充饥。”永儿将衣襟兜着头，踏着雪走出不厮求院子来。到大街卖炊饼处，永儿便与卖炊饼的道个万福，道：“哥哥，买七文铜钱炊饼。”小二哥接了铜钱，看那女孩儿身上好生蓝缕。永儿剩一文钱，把来系在衣带上。小二哥把一片荷叶包了炊饼，递与永儿。永儿接了，取旧路回来，已是未牌时分，沿着屋檐正走之间，只见一个婆婆从屋檐下来，拄着一条竹棒，胳膊上挂着一个篮儿。那婆婆腰驼背曲，眉分两道雪，髻挽一窝丝。眼如秋水微浑，发似楚山云淡。形如三月尽头花，命似九秋霜后菊。却原来是个教化婆子，看着永儿道个万福，永儿还了礼。婆婆道：“你买甚么来？”永儿道：“家中母亲交奴家买炊饼来。”那婆婆道：“我儿！好交你知道，我昨日没晚饭，今日没早饭。你肯请我吃个炊饼么？”永儿口中不道，心下思量：“我妈妈也昨日没晚饭，今日没早饭。这婆婆许多年纪，好不忍见！”解开荷叶包来，把一个炊饼递与婆婆。婆婆接得在手，看了炊饼道：“好却好了，这一个如何吃得我饱，何不都与了我？”永儿道：“告婆婆，奴家却不敢都把与你。家中三口儿两日没饭得吃，妈妈交爹爹出去告人，止留得八文铜钱，交奴家出来买炊饼，大的妈妈吃，小的是奴家吃的。因见婆婆讨，奴家只得让一个与婆婆吃。”婆婆道：“你妈妈问炊饼如何买得少了，你却说甚的？”永儿道：“妈妈同时，只说奴家肚饥，就路上吃了一个。”婆婆道：“难得我儿好心！我撩拔你耍子，我不肚饥，我不要吃，还了你。”永儿道：“我与婆婆吃的，如何还了奴家？”婆婆道：“我试探你则个，难得你这片好慈悲孝顺的心。你识字么？”永儿道：“奴家识得几个字。”婆婆道：“我儿，恁地却有缘法！”伸手去那篮儿内取出一个紫罗袋儿来，看着永儿道：“你收了这个袋儿。”永儿接了袋儿道：“婆婆！这是甚么物事？”婆婆道：“这个唤做如意册儿，‘有用他处。若有急难时，可开来看。你可牢收了。册儿上倘有不识的字，你可暗暗地唤圣姑姑’，其字自然便识。切勿令他人知道。”永儿把册儿揣在怀里，谢了婆婆，婆婆自去了。

永儿拿着炊饼到家，娘问道：“我儿如何归来得迟？”永儿道：“妈妈！街上雪滑难行。”娘儿两个吃了炊饼，不多时，只见员外归来。妈妈道：“你去这半日，见甚人来？”员外道：“好交你知道，外面见个相识，请我吃了酒饭，又与我三伯足钱。”妈妈欢喜，交员外道：“你去余些米，买些柴炭，且过两三日，又作区处。”免不得做些饭吃。到晚去睡，永儿却睡不着，自思：“日间的那婆婆与我册儿时说道，有急难便可开来看。如今没饭得吃，也是一个急难，我且将去开来看一看。”永儿款款地起来，轻轻的穿了衣裳，惊觉娘道：“我儿那里去？”永儿道：“我肚疼了，要去后则个。”下床来着了鞋儿，到厨下，雪光如同白日。永儿去怀中取出紫罗袋儿来，打一抖，抖出一个册儿来看时，只因胡永儿看了这个册儿，会了这般法术，直使得自古未闻，于今罕有。正是：

数斛米粮随手至，百万资财指旨来。

毕竟永儿变得钱米么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

胡永儿试变钱米法

胡员外怒烧如意册

诗曰：

九天玄女好惊人，但恐于中传不真；

只为一时风火性，等闲烧了岁寒心。

当夜胡永儿看那册儿上面写道：“九大玄女法”。揭开第一板看对，上面写道。

变钱法——画着一条索子，穿着一文铜钱。——要打个胳膊放在地上，用面桶盖着。舀一碗水在手，依咒语念七遍，含口水望下一喷，喝声：“疾！”揭起面桶，就变成一贯铜钱。

永儿即时寻了一条索子，将日间买炊饼剩的一文铜钱解下衣带来，穿在索子上，打了胳膊，放在地上，寻面桶来盖了。去水缸内舀一碗水在手，依咒语念了七遍，含口水望下只一喷，喝声：“疾！”放下水碗，揭起面桶打一看时，青碗也似一堆铜钱！永儿吃了一惊，没做理会处。思量道：“若把去与爹爹妈妈，必问是那里来的？”永儿就心生一计，开了后门，一撇撇在自家篱笆内雪地上，只说别人暗地里舍施贫的。便把后门关上，入房里来，把册儿藏了。娘道：“女儿！肚里疼也不？”永儿道：“不疼了。”依然上床再睡。

到天晓三口儿起来，烧些面汤，娘的开后门泼那残汤，忽见雪地上有一贯钱，吃了一惊，忙捉了把去与员外看了，道：“不知谁人撒这贯钱在后面雪地上！”那胡员外道：“妈妈！宁可清贫，不可浊富。我的女儿长成，恐有不三不四的后生来撩拨他，把这铜钱来调戏。”妈妈道：“你好没见识，东京城有多少财主做好事，济贫拔苦，见老人雪下，院子里有许多没饭吃的，夜间撒来人家屋里来舍贫。我女儿又不曾出去，你却这般胡说！”员外道：“也说得是，我昨日出去，求人三二伯钱兀自不能勾得。如今有这一贯钱，且杂五伯钱米，买三伯钱柴，二伯钱把来买些盐、酱、菜蔬下饭，且不烦恼雪下。”三口儿到晚去睡，到二更前后，永儿自思：“昨日变得一贯钱也好，今日再去安排看。”永儿款款地起来，着了衣服，娘问道：“我儿做甚么？”永儿道：“肚里又疼，要去后则个！”娘道：“苦呀！我儿先前那几日有一顿没一顿，这两日有些柴米，不知饥饱，只顾吃多了。明日交爹爹出去赎帖药吃！”永儿下床，来到厨下，一似昨日安排。如法用索穿钱，用面桶盖了，念了咒，喷一口水，揭起桶来看时，和夜来一般，又有一贯钱。永儿开后门，把这钱又安在雪地上，关了后门，入房里睡。到天晓，妈妈起来烧汤洗面，开后门泼汤，又看见一贯钱，好欢喜，拿了回来，胡员外道：“好蹊跷，这钱来得不明！”妈妈道：“莫胡说，我不怕！这是当方神道不忍见我们三口儿受苦，救济我们，又把这一贯钱安在我家。”员外见说，只得买柴、杂米、买菜，安在家中。过三五日，雪却消了，大晴得好。妈妈对员外道：“趁家中还有几日粮食，你出去外面走一遭，倘撞见熟人，赚得三五伯钱也好。”员外听得说，只得走出丈。妈妈心宽无事，出去邻舍家吃茶闲话。

永儿见娘出去，屋里没人，关了前门，取出册儿，揭开第二板看时，上面写道：“变米法。”永儿道：“谢天地！既是变得米，忧甚么没饭吃！”寻个空桶，安在地上，将十数粒米安在空桶内，把件衣服盖了，念了咒，喷一口水，喝声道：“疾！”只见米从桶里涌将出来。永儿心慌，不曾念得解咒，米突突地起来，桶箍长久却是烂的，忽然一声响，断了桶箍，撒

一地米。永儿见了，失声叫苦。娘在隔壁听得女儿叫苦，与邻舍都过来看，被生人一冲，米便不长了，只见地上都是米，娘共邻舍都吃一惊，道：“如何有这许多米？”永儿生一个急计，唤做脱空计，道：“好交妈妈得知，一个大汉驮一布袋米，把后门挨开来，倾下米在此便去了。吃他一惊，因此叫起来。”娘道：“却是甚人，是何意故？”只见隔壁张阿嫂道：“胡妈妈！你直恁地不晓得，是那有钱的员外财主，见雪雨下了多日，情知院子里有万千没饭吃的，做这样好事。不交人知道，撒钱、撒米在人家里，这是阴鹭；若明明的舍，怕人罗嗦。这个何足为道！”娘和女儿一边收拾，邻舍们各自去了。两个兀自收拾未了，胡员外却好归来，见娘儿两个在地下扫米，便焦躁起来道：“那见你娘儿两个的做作！才有一两顿饭米，便要作塌了！”妈妈道：“我如何肯作塌！交你看，缸里，瓮里，瓶里，桶里，都盛得满了，这里还有许多，兀自没家生得盛里！”员外看了，吃惊道：“这米却是那里得来？”妈妈道：“你出去了，我在隔壁吃茶，只听得女儿叫起来，我连忙赶将归来，看见一地却是米。”员外道：“却是作怪！这米从何来？”妈妈道：“永儿说见一个大汉，驮着一袋米来挨开后门，倾下米在家里便去了。”那胡员外是个晓事的人，开了后门看，笆篱里外都没有人来往的脚迹。员外把后门关了，入来寻条棒在手里，叫：“永儿！”永儿见叫不敢来，员外扯将过米。妈妈道：“没甚事打孩儿做甚么！”员外道：“且闭了口！这件事却是利害！前日两贯钱来得跷蹊，今日米又来得不明。交这妮下实对我说，我便不打他；若一句不实，我一顿便打杀他！我问他因何有这两贯钱在雪地上？因何有这米在屋里？”永儿初时抵赖，后来吃打不过，只得实说道：“不瞒爹爹、妈妈说，那一日初了雪时，爹爹出去了。妈妈交我出去买炊饼了回来，路上撞见一个婆婆，看着我说肚饥，问我讨炊饼吃。是奴不忍见，把一个小炊饼与那婆婆，他道：‘H我不要你的吃，试探你则个。’便还了我。道是：‘H难得你慈悲孝顺好心。’便把我一个紫罗袋儿，内有一个册儿，说道：‘H你若钱和米，看这册儿上咒语，都变得出来。’不合归来看耍，看那册儿上念咒，真个变得出来。”胡员外听得说，叫苦不知高低，道：“如今官司见个张挂榜文要捉妖人，吃你连累我，我打杀这妮子，也免我本身之罪！”拿起棒来便打。永儿叫：“救人！”只见隔壁干娘听得打永儿，走过来劝时，却关着门。干娘叫道：“员外饶了孩儿则个！闲常时不曾这般焦躁，为甚事打他？妈妈也不劝劝！”员外道：“干娘！可奈这妮子..”，又不敢明说，脱口说出一句道：“册儿上面都是用闲言闲语。”干娘听得员外说“册儿”，便叫道：“你女儿年纪小，又不理会得甚么，须是街坊上浮浪子弟们撩拨他论口辩舌。若不中看的，你只把这册儿来烧了，何须把孩儿打？”员外道：“也说得是。”看着永儿道：“你把册儿来我看！”那永儿去怀中取出册儿来，递与爹爹。员外接了道：“你记得上面的言语也不？”永儿道，“告爹爹，记不得。若看上面对，便读得出。”员外叫妈妈点一碗灯来，把册儿烧了。看着永儿道：“今日看干娘面皮，饶你这一遭。后番若再恁地，活打杀你！”永儿道：“告爹爹，再不敢了！”于娘自去了。员外道：“又是找夫妻福神重，只是自家得知；若还外人得知时，却是老大利害！”从今日米缸里便有米，床头边便有钱；古人原说是“坐吃箱空，立吃地陷”。一日三，三日九，那里过得半月十日，缸里吃的空了，床头钱使得没了，依然有一顿没一顿。求告人又没求告处，频频即乱，依先没饭得吃。

妈妈思量起永儿变钱变米，冷痛热疼埋怨老公道：“你却把永儿来打，又烧了他的册儿；今日你合该饿死，连累我和女儿受苦。你如何做这般人，靠米缸饿死，交我娘见两个忍饥受饿！”员外道：“事到如今，也没奈何，你只顾埋怨我怎的？”妈妈道：“才得有些饭吃，便生出许多事来！你既然大胆打他，须有用处置钱米。于今穷性命尚在，那册儿却把来烧了！”员外道：“是我一时没思算，千不合万不合烧了，早知留了那册儿也好。”妈妈道：“你省口时却迟了。这永儿自从吃爹爹打了，便不来爹娘身边来，只在房里。”员外道，“没奈何，我陪些下情央我女儿，想他还记得，再变得典钱和米答救我们，我且去问他看。”员外走进房内，陪着笑道：“我儿！爹爹问你则个，册儿上变钱米的法你记得也不记得？”永儿道：

“告爹爹，不记得。”妈妈道：“死汉走开！”娘的向前道，“我儿！看娘面，记得便救娘的性命则个。”员外道：“我此番不打你了！”永儿道：“前番因爹爹打了，都忘记了；暗暗也记得些儿，不知用得也不？爹爹，你去棹子上坐定，我交你看。”员外依着女儿口，棹子上坐了。只见女儿念念有词，喝声道：“疾！”那样子从空便起，吓得妈妈呆了。员外头顶着屋梁叫：“救人！”又下不来，若没这屋，直起在半天里去了。那时员外好慌，看着女儿道：“这个是甚么法，且交我下来！”永儿道：“交爹爹知道，变钱米法都忘了，只记得这个法，救不得饥，又救不得急。”员外道：“且放我下来！”永儿口中念念有词，喝声道：“疾！”棹子便下来了。员外道：“好险！几乎儿跌下来！”永儿道：“爹爹，去寻两条索子来，且变一两贯钱来使用。”只见那员外双手抱着三条索子，看着永儿道：“我见做你着，一客不烦两主人，多变得三四伯贯钱，交我快活则个。事发到官，却又理会。”娘和女儿忍不住笑。永儿把那索子缚一文钱，一贯变十贯，十贯变百贯，百贯变千贯，自从这日为始，缸里米也常常有，员外自身边也常有酒食得吃，衣服逐件置办。

一日，员外出去买些东西归来，永儿道：“爹爹！我交你看件东西！”去袖子里摸出一锭银子来。员外接得在手里，颠一颠看，约有二十四五两重。员外道：“这锭银子那里来的？”

“永儿道：‘早起门前看见买香纸的老儿过，车儿上有纸糊的金银锭，被我捉了一锭，变成真的。’”员外道：“变得百十贯钱值得甚么？若还变得金银时，我三口儿依然富贵！”走到纸马铺里，买了三吊金银锭归来，看着女儿道：“若还变得一锭半锭，也不济事，索性变得三二十锭，也快活下半世。”永儿接那金银锭安在地上，腰里解下裙子来盖了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喷上一口水，喝声道：“疾！”揭起裙子看时，只见一堆金、一堆银在地上。胡员外看了，欢喜自不必说了，都是得女儿的气力，变得许多金银。员外看着妈妈和永儿，商议道：“如今有了金银，官贵了，终不成只在不厮求院子里住？我思想要在热闹去处寻间房屋，开个彩帛铺，你们道是如何？”妈妈道：“我们一冬没饭得吃，终日里去求人，如今猛可地去开个彩帛铺，只怕被人猜疑。”员外道：“不妨，有一般一辈的相识们，我和他们说道，近日有个官人照顾我，借得些本钱；问牙人见买一半，赊一半，便不猜疑了。”妈妈道：“也说得是。”当日胡员外打扮得身上干净，出去见个相识，说道：“我如今承一个官人照顾我，借得些本钱，要开个小铺儿。你们众位相识们肯扶助我么？只是要赊一半，买一半，作成小子则个。”众人道：“不妨！不妨！都在我们身上。”众相识一时说了，却那当坊市井赁得一间屋子，置些厨柜家火物件，拣个吉口开张铺面，把一贯货物卖别人八伯文，人人都是要便宜的，见卖得贱，货物又比别家的好，人便都来买，铺里货物，件件卖得，员外不胜欢喜。家缘渐渐地长，铺里用一个主管，两个当直，两个养娘。没两年，一个家计甚是次第，依先做了胡员外。

别家店里见他有人来买，便疑道，“跷蹊作怪，一应货物，主人都从里面取出来！”主管们又疑道：“货物如何不安在厨里，都去里面去取？”胡员外便理会得，他们疑忌段匹从里面取出来。自忖道：“我家又不曾买，却是女儿变将出来的。如今吃别人疑忌，如何是好？”过了一日，到晚收拾了铺，进里面交安排晚饭米吃，养娘们搬来，三口儿吃酒之间，员外分付养娘道：“你们自去歇息，我们要商量些家务事。”养娘得了言语，各自去了，不在话下。员外与永儿说道：“孩儿！一个家缘家计，皆出于你。有的是金银段匹，小计其数；外面有当直的，里面有养娘，铺里有主管。人来买的段匹，他们疑道只见卖出去，不曾见上行。从今以后，你休在门前来听了；卖得百十贯钱值得些甚么，若是露出斧凿痕来，吃人识破，倒是大利害，把家计都撇了。今后也休变出来民。”永儿道：“告爹爹，奴奴自在里面，只不出来门前听做买卖便了。”员外道：“若恁地甚好！”叫将饭来吃罢，女儿自归房里去了。

自从与晚分付女儿以后，铺中有的段匹便卖，没的便交去别家买；先前没的便变出来，如今女孩儿也不出铺里来听了。胡员外甚是放心。隔过一月有余，胡员外猛省起来：“这几日只管得门前买卖，不曾管得家中女儿。若纳得住定盘星便好，倘是胡做胡为，交养娘得知，却是利害！”胡员外起这个念头来看女儿，有分交：朝廷起兵发马，永儿乱了半个世界，鼎

沸了儿座州城。正是：

农夫背上添军号，渔父船中插认旗！

毕竟胡永儿做出甚跷蹊事来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

胡永儿剪草为马

胡永儿撒豆成兵

诗曰：

妖邪异术世间希，五雷正法少人知；

世上若交邪作正，天地神明必有私。

当日胡员外走入堂里，寻永儿不见，房里亦寻不见，走到后花同中，也寻不见。往从柴房门前过，见柴房门开着，员外道：“莫不在这里面么？”移身挺脚，入得柴房门，只见永儿在那空阔地上坐着一条小凳儿，面前放着一只水碗，手里拿着个朱红葫芦儿。员外自道：“一地里投寻他处，却在此做什么？”又不敢惊动他，立住了脚且看他如何。只见那永儿把那葫芦儿拔去了塞的，打一顿，倾出二伯来颗赤豆并寸寸剪的稻草在地下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哈口水一喷，喝声道：“疾！”都变做三尺长的人马，都是红盔，红甲，红袍，红缨，红旗，红号，赤马；在地地团团的转，摆一个阵势。员外自道：“那个月的初十边，被我叮咛得紧，不敢变物事，却在这里舞弄法术。且看他怎地计结？”只见永儿又把一个白葫芦儿拔去了塞的，打一顿，倾出二伯来颗白豆并寸寸剪的稻草在地下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哈口水一喷，喝声道：“疾！”都变做三尺长的人马，都是白盔，白甲，白袍，白缨，白旗，白号，白马；一似银墙铁壁一般，也排一个阵势。永儿去头上拔下一条金篦儿来，喝声：“疾！”手中篦儿变成一把宝剑，指着两边军马，喝声道：“交战！”只见两边军马合将来，喊杀连天。惊得胡员外木呆了，道：“早是我见，若是别人见时，却是老大的事，终久被这妮子连累。要无事时，不如早下手，顾不得父子之情！”员外看了十分焦燥，走出柴房门，去厨下寻了一把刀，复转身来。

却说胡永儿执着剑，喝人马左盘右旋，合龙门交战，只见左右混战，不分胜败。良久，阵势走开，赤白人乌分做两下。永儿道：“收人马！”只见赤白人马，依先变成赤豆，白豆，寸草，永儿收入红白葫芦儿内了。胡国外提起刀，看着永儿先变成赤豆，白豆，寸草，永儿收入红白葫芦儿内了。胡员外提起刀，看着永儿只一刀，头随刀落，横尸在地。员外看了，心中好闷，把刀丢在一边，拖那尸首僻静处盖了，出那柴房门把锁来锁了，没精打彩走出彩帛铺里来坐地。心中思忖道：“罪过！我女儿措办许多家缘家计，适来一时之间，我见他做作不好，把他来坏了。也怪不得我，若顾了他时，我须有分吃官司。宁可把他来坏了，我夫妻两口儿倒得安迹。他的娘若知时，如何不气？终不成一日不见，到晚如何不问着甚么道理杀了他？”胡员外坐立不安，走出走入有百十遭。到晚收了铺，主管都去了，分付养娘：“安排酒来，我与妈妈对饮三杯。”员外与妈妈都不提起女儿，两个吃了五七杯酒，只已员外叹了咽气，簌簌地两行泪下。妈妈道：“没甚事如何这等哭？”员外道：“我有一件事，又是我的不是。我们大妻两个方得快活，我看女儿做作不好，一时间见不到，把他来坏了。恐怕你怪，你不要烦恼。”妈妈道：“员外怎的说这话，孩儿又做甚么跷蹊的事？”员外把那永儿变人马之事，从头至尾说了一遍。妈妈听得说，捶胸脚哭将起来，道：“你忘了三年前在不厮求院子里住时忍饥受冻，不是我女儿，如何有今日？你便下得手，把我孩儿来坏了！”员外道：“是我一时间焦燥，你休怨我，且看日常大妻之面！”妈妈道：“你杀了我女儿，

我如何不烦恼！“妈妈又疑道：“适才我见女儿好好地房里，如何说是坏了？”乃问道：“你是几时杀的？”员外道：“是日间杀的。”妈妈道：“既是日间杀的，我交你看一个人！”妈妈入去不多时，劈胳膊拖将出来。员外仔细看时：“正是我女儿！日间我一刀剁了，如何却活在这里？”唬得员外失惊道：“终久被这作怪的妮子连累，不免略施小计，保我夫妻二人性命。”

胡员外含糊过了一夜，次日早起，先上开柴房门看时，唬得员外呆了，只见刀在一边，剁的尸首却是一把竹笊帚。员外道：“嗨，嗨！留他不得了，交他离了我家便了！”遂出来与妈妈商议道：“常言道男大须婚，女大须嫁。如今永儿年已长成，只管留他在家，不是久长之讨，他的终身也是不了。”妈妈道：“说得是。”便叫当直的，去前街后巷叫两个媒人来。当直的去不多时，叫得两个媒人，一个唤做张三嫂，一个唤做李四嫂。两个来到堂前，叫了员外、妈妈万福。妈妈交坐了，叫点茶来；茶罢，叫安排酒来。张三嫂起身来告妈妈和员外道：“叫媳妇们来，不知有何使令？”员外道：“且坐，你二人曾见我女儿么？”张三嫂道：“前次曾见小姐了来，好个小娘子！”员外道：“我家只养得这个女娃，年方一十八岁，要与他亲，特请你二人来商议则个。”张三嫂道：“谢员外、妈妈照顾媳妇。既是小娘子要说亲事，不知如今要人赘却是嫁出去？”胡员外道：“我只是嫁出去。”李四嫂道：“若要嫁出去时，这亲事却有。”员外取出六两银子来，道：“与你二人做脚步钱。若亲事成时，自当重重的谢你。”两个接了银子，谢了出来，分了银子。两个于路上说道：“那里有门厮当、户厮对的好人家？”李四嫂道：“我有一头好亲事在这里拖带你。”张三嫂道：“是谁家？”李四嫂道：“是大桶张员外有个儿子，年二十二岁，只要说一个好媳妇。我和你走一遭，且讨三杯酒吃。”两个迳来到张员外家，张员外见两个媒人来，便问道：“二位有何事到我家？”张三嫂道：“有一门好亲，特地来说。”员外道：“有多少媒人来说过，都不成得。如今不知是谁家女儿？”张三嫂道：“是开彩帛铺胡员外的女儿，年方一十八岁，且是生得好。”张员外道：“我曾在金明池上见来，真个生得好。则是我只有这个儿子，我却不肯入赘。”张三嫂道：“胡员外也要嫁出来。”张员外见说，十分欢喜，交安排酒来，二人吃了三杯，取出三两银子与他两个，说道：“若亲事成时，别有重谢。”两个收了银子，作谢出来，一路上商量道：“今日是好日，都顺溜。”复到胡员外宅里，见了员外，交坐道：“难得你们用心，才去说便有。”张三嫂道：“告员外，说的是大桶张员外的儿子，只有这个小官人；年方二十二岁，与宅上当户对；真个十分伶俐，写又写得好，算又算得好，人材又出众。”胡员外听说了道：“且放过这头亲事。”两个媒人道：“员外！恁地一头好亲事，如何却交放过了？”胡员外道：“我心里便是有些不在意，你两个别有亲事再来说。”两个只得出来，张三嫂道：“虽是这头亲事不成，且撰得见两银子大家且归去再思量。”二人别了，到次日饭罢，只见张三嫂来见李四嫂道：“你有甚好亲事么？”李四嫂道：“我思量一夜，没有好的。昨日说的张员外，门当户对兀自不肯！”张三嫂道：“我有一头好亲在这里，是金沙唐员外有个儿子，年方二十岁，几番要说媳妇，只是不中他意。若说胡员外宅里女儿必成。”李四嫂道：“好！好！我同你去走一遭。”两个走到唐员外宅上来，只见唐员外在门前闲坐，见两个媒人一迳地走来，员外道：“请里面坐。”张三嫂道：“告员外，有一头好亲事，特地不与宅里小官人说。”唐员外道：“是那一家？”张三嫂道：“是开彩帛铺的胡员外的女儿，年一十八岁。”唐员外听得说，笑着道：“我知胡员外的女儿，且是生得好，又聪明伶俐。几次央人去说，胡员外摇得头落不肯，你却如何来说？”张三嫂道：“昨日胡员外叫将我两个去，一家与了三两银子，又与了三杯酒吃，要说门当户对的亲，故此媳妇们特来宅上说。”唐员外见说，十分欢喜，即时叫安排酒来，交两个吃了，把四两银子送与两个道：“若亲事成时，另有重谢。二位用心着力则个。”两个谢了唐员外出来，一路上说道：“这脚去钱是我们两个撰了，这亲事必然成。”来到胡员外宅里，胡员外道：“你两个有甚亲事来说？”张三嫂道：“告员外，今有金沙唐员外的儿子，年方二十岁，叫来宅上求亲。”胡员外道：“我认得唐员外的

儿子。”张三嫂道：“实不敢虚誉说，他宅上小官人百伶百俐，写得算得，知法墨钉小官人。”胡员外道：“且放过去，别有亲时再来说。”两个媒人只得起身出来。

话休烦絮，似有好亲去说，听得说儿郎聪明伶俐，便交放过了。又隔了数日，两个媒人思量道：“难得胡员外，去时便是酒和银子，不曾空过，我两个有七八头好亲事去说，只是不肯，不知是甚意故？”李四嫂道：“今日我们两个没处去了，我和你胡员外宅里，骗他几杯酒吃，有采骗得三二两银子，大家取一回笑耍。”张三嫂道：“你有甚亲事去说？”李四嫂道：“你休管，只顾随我来，交你吃酒便了。”两个来到胡员外宅里坐定吃茶，员外问道：“有甚亲事来说？”李四姐道：“告员外，今有和宅上一般开彩昂铺的焦员外的儿子。”员外问道：“他儿子几岁，诸事如何？”只因李四嫂后口说诨这头亲事来，有分交：胡永儿嫁人不着，做个离乡背井之人。正是：

青龙与白虎同行，吉凶事全然未保。

毕竟这亲事成得成不得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

胡员外女嫁憨哥

胡永儿私走郑州

诗曰：

多言人恶少言痴，恶有憎嫉善又欺；

富遭嫉妒贫曹辱，思量那件合天机。

当日李四嫂对胡员外说：“焦员外的儿子约有三十来岁，撮两个角儿，口边涎沥沥地，尔子替他着衣裳，三顿喂他茶饭，不十分晓人事。”胡员外听了道：“烦你二位用心说这头亲事则个。”两个媒人听得说，口中不说，心下思量：“千头万头好亲，花枝也似儿郎，都放过了，却将这个好女儿嫁这个疯子！”两个又吃了数杯酒，每人又得了二两银子，谢了员外出来。对门是个茶坊，两个人去吃了茶，张三嫂道：“你没来由交我忍不住笑，捏着两把汗；只怕胡员外焦燥起来带累我，甚么意思！”李四嫂道：“我和你说这许多头好亲官都交放过了，我自取笑他；若胡员外焦燥时，我只说取笑，谁想到成了事。”张三嫂道：“想是他中意了。若不中意时，定不把银子与我们，取酒与我们吃。”两个厮赶着，一头走，一头笑，迳投国子门来见焦员外。焦员外交请坐吃茶。员外道：“你两个上门是喜虫儿，有其事了来？”李四嫂道：“告员外！我两个特来讨酒吃，与小员外说亲！”焦员外道：“我的儿子是个呆子，不晓人事的。谁家女儿肯把来嫁他？”李四嫂道：“与员外一般开彩用铺的胡员外宅里，花枝也似一个小娘子，年方一十八岁。多少人家去说亲的都不肯，方才媳妇们说起宅卜来，胡员外便肯应成，特交我两个来说。”焦员外见说好欢喜，道：“你两个若说得成时，重重的相谢。”两个吃了数杯酒，每人送了三两银子，出得焦员外家，迳来见胡员外。李四嫂道：“焦员外见说宅上小娘子，十分欢喜，交来禀覆员外，要拣吉日良辰下财纳礼。要甚安排，都依员外分付。”胡员外听说，不胜之喜，自交媒人去回报。张院君道：“员外，我听得你与媒人说，我不敢多口，不知是何意故，好见郎不完就他，却交说嫁一个疯子，你却主何意念？”胡员外道：“我女儿留在家中，久后必然累及我家。便是嫁将出去别人家里，嫁了个聪明伶俐的老公，压不住定盘星，露出些斧凿痕来，又是苦我。如今将他嫁个木畜不晓人事的老公，便是有些泄漏，他也不理会得。”妈妈道：“这等一个好女儿，嫁恁地一叶疯呆子，岂不误了我女儿一生？”员外道：“他离了我家，是天与之幸，你管他则甚！”话休絮烦，两家少不得使媒人下财纳礼，奠雁传书；不只一日，拣了吉日良时，成那亲事。

却说焦员外和妈妈叫尔子来分付道：“小官人成亲，房中的事皆在你身上。若得他夫妻和顺，我却重重赏你。”尔子道：“多谢员外妈妈，尔子自有道理。”妈妈道：“恁地时，慢慢教他好。”尔子与妈妈入房里来，看着憨哥道：“憨哥！明日与你娶老婆也！”“憨哥”乃新女婿之小名也。憨哥道：“明日与你娶老婆也！”尔子又道：“且喜也！”憨哥道：“且喜也！”尔子口中不说，心下思量道：“我们员外好不晓事！这样一个疯子，却讨媳妇与他做甚么，苦害人家的女儿！那胡员外也没分晓；听得人说，这个女儿生得十分生得标致，又聪明智慧，更兼针线皆能，却把来嫁这个疯子，都不知是何意故！”

当夜过了，至次日晚间，相妈妈送新人进门，少不得要拜神讲礼，参筵拂尘，尔子扶那憨哥出来，胡妈妈看见，吃了一惊。但见：

面皮垢积，口角涎流。帽儿光，歪罩双丫；衫子新，横牵遍体。帚眉缩颊，反耳斜睛。靴穿膀腿步踉跄，六七八人搀；涕泪掀唇嘴腌盼，一双袖抹。瞪目视人无一语，浑如扶出狰狞；拳须连鬓已三旬，好似招来鬼魅。蠢躯难自主，穷崖怪树摇风；陋脸对神前，深谷妖狐拜月。但见花灯，那解今宵合卺，虽逢鸳侣，不知此夜成亲。送客惊翻，满堂笑倒。洞房花烛，分明织女遇郡罗；帘幕摇红，宛是观音逢八戒。便教嫖母也嫌憎，纵是无盐羞配合。

当晚胡妈妈看见新女婿这般模样，不觉簌簌地泪下，暗地里叫苦道：“老无知！却将我这块肉断送与这样的人，我女儿终身如何是了！”正是哑子慢尝黄味，难将苦口对人言。奈何与许多亲眷劝酬了一夜。次早只得撇了女儿。别了诸亲，回家与员外厮闹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胡永儿见娘人了，眼泪小从一路落，苦不可言。陆续相送诸亲出门，晚饭已毕，谢了婆婆，道了安置，随尔子入房里来。见憨哥坐在床上，尔子道：“你和小娘子睡。”憨哥道：“你和小娘子睡。”尔子道：“你和小娘子睡休！”憨哥道：“你和小娘子睡休！”尔子心里道：“只管随我说，几时是了？不若我自安排小娘子睡便了，”尔子先替憨哥脱了衣服，扶他上床睡倒，盖了被，然后看着永儿道：“请小娘子宽衣睡了罢！”永儿见尔子请睡，包着两行珠泪，思量道：“爹爹！妈妈！我有甚亏负你处，你却把我嫁个疯子，你都忘了在不厮求院子里受苦时，如今富贵，不知亏了谁人！休，休！我理会得爹爹意了，交我嫁一个聪明的丈夫，怕我教他些甚么；因此先识破了，却把我嫁这个疯子！”抹着眼泪，叫了尔子安置，脱了衣裳与憨哥同睡。尔子自归房里去了。永儿上得床，把被紧紧地卷在身上，自在一边睡，不与憨哥合被。

自当日为始，荏苒光阴，过了半年。时遇六月间，天气十分炎热。永儿到晚来堂前叫厂安置，与憨哥来天井内乘凉。永儿道：“憨哥！我们好热么？”憨哥道：“我们好热么？”永儿道：“我和你一处乘凉，你不要怕！”憨哥道：“我和你一处乘凉，你不要怕！”永儿见憨哥七颠八倒，心中好闷。当夜永儿和憨哥合坐着一张凳子，永儿念念有词，那凳子变做一只吊睛白额大虫在地上。永儿与憨哥骑在大虫背上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只见大虫载着永儿和憨哥从空便起，直到一座城楼上；这座城楼叫做安上大门楼，永儿喝声：“住！”大虫在屋脊上便住了。永儿与憨哥道：“这里好凉么？”憨哥道：“这里好凉么？”两个直乘凉到四更，永儿道：“我们归去休！”憨哥道：“我们归去休！”永儿念念有词，只见大虫从空而起，直到家中天井里落。永儿道：“憨哥！我们去睡！”憨哥道：“我们去睡！”自此夜为始，永儿和憨哥两个，夜夜骑虎直到安上大门楼屋脊上乘凉，到四更便归。忽一日，永儿道：“憨哥！我们好去乘凉也！”憨哥道：“我们好去乘凉也！”永儿念念有词，凳子变做大虫，从空便起，直到安上大门楼乘凉。当夜却没有风，永儿道：“今日好热！”拿着一把月样白纸扇儿在手里，不住手摇，此时月却有些朦胧，有两个上宿军人出来巡城，外叫做张千，一个叫做李万。两个回到城门楼下，张千猛抬起头来看月，吃了一惊道：“李万你见么？楼门屋脊上坐着两个人！”李万道：“若是人，如何上得去？”张千定睛一看，说：“真是两个人！”李万道：“据我看时，只是两个老鸦。”当夜永儿在屋脊上不住手的把扇摇，李万道：“若不是老鸦，如何在高处展翅？”张千道：“据我看，一个像男子，一个像妇人。如今我也不管他是人是鸦，只交他吃我一箭！”去那袋内拈弓取箭，搭上箭，拽满弓，看清，只一箭射去，不偏，不歪，不斜，正射着憨哥大腿。憨哥大叫一声，从屋脊上骨碌碌滚将下来，跌得就似烂冬瓜一般。当时张千、李万把憨哥缚了，再看上面时，不见了那一个。

至次日早间，解到开封府来，正值知府升厅，张千、李万押着憨哥跪下，禀道：“小人两个是夜巡军人，昨晚三更时分，巡到安上大门，猛地抬起头来，见两个人坐在城楼屋脊上，摇着白纸扇子。彼时月色不甚明亮，约莫一个像男子，一个像妇人。小人等计算，这等高楼，又不见有梯子，如何上得去？必是飞檐走壁的歹人！随即取弓箭射得这个男子下来，再抬头看时，那个像妇人的却不见了。今解这个男子在台下，请相公台旨。”知府听罢，对着憨哥问道：“你是甚么样人？”憨哥也道：“你是甚么样人？”知府道：“你从实说来，免得吃苦！”

“憨哥也道：“你从实说来，免得吃苦！”知府大怒，骂道：“这厮可恶！敢是假与我撒疯？”憨哥也瞪着眼道：“这厮可恶！敢是假与我撒疯？”满堂簇拥的人都忍不住笑。知府无可奈何，叫众人都来厮认，看是那里地方的人。众人齐上认了一会，都道：“小人们并不曾认得这个人。”知府存想道：“安上大门城楼壁斗样高，这两个人如何上得去？就是上得去，那个像妇人的如何不见下来，却暗暗地走了？一定那个像归人的是个妖精鬼怪，迷着这个男子到那楼屋上，不提防这厮们射了下来，他自一迳去了，如今看这个人胡言胡语，兀自未醒；但不知这个人姓名、家乡，如何就罢了这头公事？”寻思了一会，喝道：“且把这个人枷号在通衢十字路口。”看着张千、李万道：“就着你两个看守，如有人来与他厮问的，即便拿来见我。”不多时，狱卒取面枷将憨哥枷了，张千、李万搀扶到十字路口，哄动了大街小巷的人，挨肩叠背，争着来看。

却说那焦员外家 尔子和丫鬟，侵晨送脸汤进房里来，不见了憨哥、永儿，吃了一惊，慌忙报与员外、妈妈知道。员外和妈妈都惊呆了，道：“门不开，户不开，去那里去了？”焦员外走出走入没做理会处。忽听得街上的人，三三两两说道：“昨夜安上大门城楼屋脊上，有两个人坐在上面，被巡军射了一个下来，一个走了。”又有的说道：“如今不见枷在十字路口？”焦员外听得说，却似有人推他出门的，一迳走到十字路口，分开众人，挨上前来时，却是自家儿子，便放声大哭起来，问道：“你怎的去城楼上去？你的娘子在那里？”张千、李万见焦员外来问，不由分说，横拖倒扯捉进府门。知府问道：“你姓甚名谁？那枷的是你甚么人，如何直上禁城楼上坐地，意欲于何歹事，与那逃走的妇人有什么缘故？你实实说来，我便放你！”焦员外躬身跪着道：“小人姓焦名玉，本府人氏。这个枷的是小人的儿子，枉自活了三十多年纪，一毫人事也不晓得；便是穿衣吃饭，动辄要人，人若问他说话时，他便依人言语回答，因此取个小名叫做憨哥；小人只是叫他小时伏事的尔子看管，虽中门外，一步也不敢放他出来。半年前偶有媒人来与他议亲，小人欲待娶妻与他，恐惧了人家女信；欲待不娶与他，小人止生得这个儿子，没个接续香火。感承本处有个胡浩，不嫌小人儿子呆蠢，把一个女见叫做胡永儿嫁他，且是生得美貌伶俐。不料昨晚吃了晚饭，双双进房去睡，今早门不开，户不开，小人的儿子并媳妇都不见了。不知怎地出门得到城楼高处，又不知媳妇如何不见下来便走得去。”知府喝道：“休得胡说！既是你的儿子媳妇，如何不开门户走得出来？媳妇以定是你藏在家中了，快叫他来见我！”侯员外道：“小人安分愚民，怎敢说谎？便拷打小人至死，端的屈杀小人！”知府听他言语真实，更兼憨哥依人说话的模样又是真的，再差两个人去拿胡永儿的父亲来审问，便见下落。公差领了钧牌，飞也似赶到胡员外家里来，却说胡员外听得街坊土喧传这件事，早已知是自家女儿做出来的勾当害了惠哥，与妈妈正在家暗咱地叫苦，只见两个差人跑将入来，叫声：“员外有么？”“惊得魂不赴体，只得出来相见。问道：“有何见谕？”公差道：“奉知府相公严命呼唤，请即那步。”胡员外道：“在下并不曾闲管为非，不知有甚事相烦二位唤我？”公差道：“知府相公立等，去则便知分晓。”不容转动，推扯出门，迳到府里。知府正等得心焦，见拿到了胡员外，便把城楼上射下憨哥，次后焦员外说出永儿并憨哥对答不明，要永儿出来审问的情由说了一遍，胡员外只推不知。知府道：“我闻你女儿极是聪明伶俐，女婿这般呆蠢，必定别有奸夫，做甚不公不法的事。你怕我难为他说出真情，一意藏在家中，反来遮掩。”焦员外跪在那边，便插口道：“若在你家，快把他出来救我儿子性命！”胡员外道：“世上只有男子拖带女人做事，分明是你把我的女儿不知怎地缘故断送那里去了，故意买嘱巡军，只说同在城楼屋脊上，射下一个，走了一个。相公在上，城楼在半天中一般，又无梯子，拿获这两个人插翅飞上去的？若果同在上面时，怎地瓦也不响，这般逃走得快？女人家须是鞋弓袜小，巡军如何赶他不着，眼睁睁放他到小人家中来躲了？”知府听他言句句说得有理，喝：“把憨哥的父亲与张千、李万俱夹起来！”指着焦员外道：“这事多是你家谋死了他的女儿，通同张千、李万设出这般计策，把这疯癫的儿子做个出门入户，不打如何肯招！”喝将三人重重拷打。

两边公人一齐动手，打得个个皮开肉绽，鲜血淋漓。焦员外受苦不过，哀告道：“望相公青天作主，原不曾谋死胡永儿。容小人图画永儿面貌，情愿出三千贯赏钱。只要相公出个海捕文书，关行各府州县，悬挂面貌信赏。若永儿端的无消息时，小人情愿抵罪。”知府见他三个苦死不招，先自心软，况兼胡员外也淡淡地不口紧要人，知府便道：“这也可说得是。”一边把三个人放了，一面取熬哥进府，开了枷，并一行人俱讨保暂且宁家伺候。着令焦家图画永儿面貌，出了海捕文书，各处张挂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胡永儿见熬哥中箭跌下去了，口中念念有词，从空便起，见野地无人处渐渐下来，撇了凳子，独自一个取路而行，肚里好闷：“如今那里去好？归去又归去不得，爹爹妈妈家里又去不得了。想起成亲之夜，梦见圣姑姑与我说道：此非你安身之处，若有急难，可宋郑州寻我。见今无处着身，若官司得知，如何是好？不着去郑州投奔圣姑姑，看是如何。”天色已晓，走了半日，到一个凉棚下，见个点茶的婆婆，永儿入那茶坊里坐了歇脚。那婆婆点盏茶来与永儿吃罢，永儿问婆婆道：“此是何处，前面出那里去？”婆婆道：“前面是板桥八角镇，过去便是郑州大路。小娘子无事独自个往那里去？”永儿道：“爹爹、妈妈在郑州，要去探望则个。”婆婆道：“天色晚了，小娘子可只在八角镇上客店里歇一夜却行，早是有这歇处，独自一个夜晚不便行走。”永儿变十数文钱还了茶钱，谢了婆婆，又行了二里路，见一个后生：

六尺以下身材，二十二三年纪；三牙掩口细髯，七分腰细膀阔；戴一顶木瓜心攒顶头巾，穿一领银竺似白纱衫子；系一条蜘蛛斑红绿压腰，看一对上黄色多耳皮鞋；背着行李，挑着柄雨伞。

那后生正行之间，见永儿不带花冠，缩着个角儿，插两只金钗，随身衣服，生得有些颜色，向前与永儿唱个喏道：“小娘子那里去来？”永儿道：“哥哥！奴去郑州投奔亲戚则个。”那厮却是个人家浮浪子弟，便道：“我也经郑州那条路去，尚且独自一个难行，你是女人家，如何独自一个行得？我与小娘妇一处行！”一面把些唬吓的言语惊他。到一个林子前，那厮道：“小娘子！这个林子最恶，时常有大虫出来。若两个行便不妨得，你若独自一个走，大虫出来便驼了你去！”永儿道：“哥哥！若如此时，须得你的气力拖带我则个！”那厮一路上逢着酒店便买点心来，两个吃了，他便还钱。又走歇，又个歇，看看天色晚来。永儿道：“哥哥！天晚了，前面有客店歇么？”那厮道：“小娘子！好交你得知，一个月前，这里捉了两个细作，官府行文书下来，客店生不许容单身的人。我和你都讨个得房儿。”永儿道：“若讨不得房儿时，今夜那里去宿歇？”那厮道：“若依得我口，便讨得房儿。”永儿道：“只依哥哥口便了。”那厮道：“小娘子！如今又不真个，只假说我们两个是夫妻，便讨得房儿。”永儿口中不道，心下思量：“却不可耐这厮无道理！你又不认得我，只交他恁地，恁地！”永儿道：“哥哥拖带睡得一夜也好。”那厮道：“如此却好！”来到八角镇上，有几个好客店都过了，却到市梢头一个客店。那厮入那客店门叫道：“店主人！有空房也没？我夫妻二人讨间房歇！”店小二道：“大郎莫怪，没房了！”那厮道：“苦也！我上上落落只在你家投歇，如何今日没了房儿？”店小二道：“都歇满了，只有一间房铺着两张床，方才做皮鞋的胡子歇了，怕你夫妻二人不稳便。”那厮道：“怕甚么事！他自在那边，我夫妻两个在对床。”店小二道：“恁地你两个自入房里去。”那厮先行，永儿后随，店小二推开房门，交了房儿。永儿自道：“却不可耐这厮，交我做他老婆来讨房儿，交他认得我！”只因此起，有分交：胡永儿坏数万人性命，朝廷起十万人马；闹了数座州城，鼎沸河北世界。正是：

堪笑痴愚呆蠢汉，他人妇女认为妻。

毕竟当夜胡永儿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